

劉向說苑序

劉向西序說苑二  
篇餘篇亡臣從士夫  
舊為七上正其  
日功天學家  
之文又為法誠  
善而學

豐

章

華

篇宗文總目云今存者五

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

脫謀疑者闕之而叙其目

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

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

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

難矣孔子之徒三年其顯

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士

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

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  
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  
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言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  
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  
者有矣何其詢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  
聖賢非不欲自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  
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  
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  
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  
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  
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  
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  
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今讀  
其書者知考而博之也然向數困於譏而不改  
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

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

章句相溷或上下認亂難分別次序除之與新

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

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

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

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劉向說苑卷第一

君道

君道者無為務在得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

得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  
沉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  
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  
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大  
下夫事宜易從法省易因

大德容下聖人  
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  
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適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教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愾愾亦既見止亦既親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羅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民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三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

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  
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  
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材而不舉者也  
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太子之言百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  
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聽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  
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

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  
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  
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  
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  
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  
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  
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

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  
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未  
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  
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  
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  
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后稷為曰疇夔為樂正倭為工師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斂禽堯體力使巧不能  
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元  
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  
知事者臣道也王通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  
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  
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者之舉賢皆  
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



意用人必失矣故君使臣自責其能則萬一  
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  
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  
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  
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  
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  
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  
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  
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

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  
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  
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  
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  
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  
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當於  
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  
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  
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

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憲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

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竒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使事者宋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  
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  
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  
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甯戚侍軍吏息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

不中信行衰微則甯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  
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昨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  
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大夫游寡人請  
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  
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  
八城肉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所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  
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徇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  
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  
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  
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  
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君  
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  
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世今我下君  
也而群臣又莫若不教不教恐亡且世不絕臣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餒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

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筮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其太宰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筮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

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特天旱七年斡拆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

以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譏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北且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

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  
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衆政億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放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風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間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佛特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

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郝文公十從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

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

利矣吉孰大焉遂從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



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  
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  
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  
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  
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  
吾特違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  
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  
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  
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

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  
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  
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  
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  
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  
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  
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

堯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  
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吊乎懷子對  
曰范氏之止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  
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  
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漬之文侯謂左  
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  
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

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  
之自以為為違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  
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  
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  
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  
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  
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  
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弄矢於堂

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  
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  
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  
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  
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  
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又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  
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  
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  
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  
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  
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  
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  
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弃其  
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  
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  
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

一人之欲以害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  
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  
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  
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夭為臣其本美矣武  
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  
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  
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  
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  
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  
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  
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  
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  
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  
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  
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  
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

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  
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  
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  
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  
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  
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  
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  
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卷第一

劉向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  
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  
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  
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  
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  
臣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

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  
事以屬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  
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  
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  
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  
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  
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  
能王知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  
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其臣也二曰生所  
言皆曰善至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  
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  
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  
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  
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  
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  
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  
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  
專權擅勢持挾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

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至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教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  
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子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  
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  
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  
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  
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  
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窮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頤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  
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  
金之勒約鎮葦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  
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持之翟黃至而  
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  
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  
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  
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特以閒暇祖之曠  
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  
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

鄰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  
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  
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  
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  
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  
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  
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  
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  
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故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

族蓋親民蓋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  
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  
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  
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  
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  
支曰臣不肯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肯失倫  
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肯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  
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  
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  
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子在後吏曰此三軍之  
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  
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  
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子曰此安  
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辭吾忘令人載  
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  
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  
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  
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

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  
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  
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  
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  
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  
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  
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  
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  
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  
食弊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  
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  
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  
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  
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  
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

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駕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駕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駕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公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是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餽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彭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  
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  
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  
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  
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  
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  
人臣進不第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是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鷓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  
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  
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君為之順從命病君為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  
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諱將危國殞社  
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  
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諱有能比和同  
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元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  
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  
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如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嘗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教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眾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此言不

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  
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  
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  
吾二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  
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  
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  
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  
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



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  
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  
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史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  
其寵不解矣也史叟曰武子勝傳聞多能而位  
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賴而疏之則恭而無  
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  
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高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

之殘也蔽善者國之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煞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又煩若  
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  
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而將至  
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  
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  
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  
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  
之惠見沙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

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

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求

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

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

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說比近不說無務

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歲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敬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乎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

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  
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  
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為親食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  
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  
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其說何也  
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具而  
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

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妾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妾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

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奈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  
發之曰預回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  
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  
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  
侯矣人之幼推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

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  
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  
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  
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仿  
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  
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問居心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  
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  
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  
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

慢懈墮多暇目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碑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斲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棟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

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  
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  
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  
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  
於釜甌須以坐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  
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  
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  
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為靜居獨思譬如火為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

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  
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  
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  
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  
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  
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

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戒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  
犀革久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豐壙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淺根垓不深未必槩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  
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  
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  
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  
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劫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疆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州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

輒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屯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得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弃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子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

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噐

劉向說苑卷第三

劉向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

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  
亡安能行此故大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  
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  
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  
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  
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  
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  
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  
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  
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  
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  
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  
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  
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  
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  
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  
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  
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  
聞之國亡而不知不知而不知而不知而不知

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立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曰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疆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

夷目夷辭曰况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况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

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之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



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  
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戴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  
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  
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  
義與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  
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  
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吾之忠臣

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  
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曰  
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  
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  
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覲去子事君  
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曰以兵圍之白公謂  
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曰與之語白公曰善  
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  
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  
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  
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  
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  
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  
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  
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  
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祀梁華舟獨  
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  
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

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  
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  
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隱侯重為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  
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  
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  
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  
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  
未聞矣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  
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

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劔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曰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曰鄰國之

使而利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  
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  
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  
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  
得是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  
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

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址餘子  
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  
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  
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入  
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  
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  
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  
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  
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

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  
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  
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  
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刑蒯瞶可  
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刑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  
蓋邑人王歟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歟之故已而使人謂歟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對子萬家歟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  
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歟曰忠臣不事二君  
貝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令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  
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知烹遂懸其  
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歟布苟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晉求諸公予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此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子玉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  
君主忽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  
於山林食杼粟夏處州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  
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  
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  
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  
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臺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  
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  
必有說王始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却之  
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  
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數乎府而視  
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  
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  
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  
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  
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  
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  
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  
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  
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  
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  
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  
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  
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  
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  
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  
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  
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

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白豐年  
多乘多祿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土牲損則用  
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  
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  
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  
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  
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閭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聞愛其人者無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

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息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太辱故共工驩兜符

里都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身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無不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冢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燕有獨

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  
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  
入見景公汗出陽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  
曰我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  
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鷩鷩弱故反之其當聖主之道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  
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親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  
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息無不逮治國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瘼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諷謂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失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斲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治凡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拍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  
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  
國患此世之太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  
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  
聞鳥擊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  
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  
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  
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  
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  
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  
失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救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  
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  
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葉  
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  
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  
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  
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  
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笙瑟  
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矣也子  
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  
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聞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動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  
吾所甚惡也以城來我獨美好焉賞所甚惡  
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  
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  
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  
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  
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牧羊食土其御羊斟  
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  
為垣墉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恭害  
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  
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  
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  
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  
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  
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  
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  
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  
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  
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

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

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曰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說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

大惠今生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  
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螿皆能害  
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為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  
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劉向說苑卷第五